由庚堂集

由庚堂集卷之三十五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塞得

備兵楡林後出塞也軍旅少閒趺坐徵心偶有所省取寸楮識之積而條析攜以入關因名塞得云

本真不動動是緣境緣過卽休靈明不動動是識境識過卽休至人若鏡絶四貫一淵乎

萬物之宗

喜事是外縛猒事是內縛兩病一痛知外之無與于內追而後應何喜之有知內之必通于外應而不酉何猒之有

聖與天一賢與道謀上也不肖者狥物下愚者喪巳下也上焉者蕩蕩下焉者昏昏中人兩役出悅紛華入悅名理故憧憧交戰戰勝乃肥

非處處勘過件件做過莫辨孰爲正法非一悟百了一了百指莫知孰爲要道故博文以盡百家之變約禮以會一真之源如有所立立不易方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

乾坤未判性命渾淪開闢以來便有許多交錯父母未生神氣冥合離腹以來便有許多情態天地無心雖交錯萬化而體常寂然人則有心故情識日熾而用常紛擾返本還原

乃爲早復
從今更無別法只是一靈常醒萬念俱捐沌
沌穆穆如愚終日便見先天真我若一毫知
識未泯猶日劫悟吾將誰欺
當無思之時而隱隱有思是名散亂當有思
之時而惛惛無思是名昏沉靈寂感通原不
若是
無事則曰太虛太虛一有相涉得失若驚爲羹

豆見色虛烏乎在以此日省驗靜于動庶不
落空寂爾

一以貫之動與靜一寤與寐一窮與通一恒
與變一生與死一一者何也靈明寂靜體本
無二合則成體無與應感之紛挈散則成始
無與形骸之幻結

造物限人以氣不限人以年氣有厚薄故生
有久近年也者世之所號以紀日月者爾善

養氣者氣可續而長矧於已稟有不盡而暴去者乎風燭易滅置室則永引年之術難謂盡無

胷中長閒澹遇事每從容其天定也無事時忽忽若有所掛有事時憧憧若無所歸根源不淨强欲安帖難矣

清閒之味澹而無窮情慾之樂濃而易厭故至人不以彼易此

樂天知命惟有天足樂故一切順受其正真知命之不可易而聽之自然若無可自樂便不免外垂安所知命

古人見得定養得深放得下展得開故心地寬平而事業光揭今或未然宜不古若一處乍明它或茫然未可言徹一時乍妥它或紛然未可言定所以然者根深習錮學力未恒安能勝克猛省剛決一息尚存不容少

懈矣

識得破忍不過捕風影以何爲說得玅行不到墜天花而笑益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一句已抉二氏之竅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是本來面目者也

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亦復如是

太初一靈因氣而運靜便是陰動便是陽動靜不息陰陽互根潛天潛地亘古亘今安有

一時休歇却無一毫扭捏識得此機便是純
亦不已又何生死可說
神之運處都是氣氣之靈處便是神神氣何
嘗相離離則死故猶龍氏曰載營魄抱一能
無離乎又曰窈窈冥冥其中有精恍恍忽忽
其中有物息念安身身心合一神氣相抱是
謂長生久視之道
未有吾身時一靈何在方有吾身時一靈何

來及無吾身時一靈何去知此此謂之知生知死得此謂之不生不死

神氣之離也有二匡床而夢遊九州懸骸而想馳萬古是神離氣也蹶趨而已不知視聽而心不在是氣離神也惟知道者能一之

自家信得過人便信得過是真人品平時放得下臨事就放得下是真學問

虛應者心紛著者意譬之水流者心而意則

波矣聖人從心而毋意流而不波

道無方體欲以一班之見而盡道故見愈拘局而道愈遠學無止法欲以一時之言而盡學故言愈扭揑而學愈支離

冥心洞息若存若亡神返氣回泰宇天光一亦莫執萬亦勿忘常寂常應至大至剛真安歇處無何有鄉朝聞夕可何用不臧

窮理極精儘力發揮說得的却又不是志氣

極銳儘力用功做得的却又不是轉入轉遠
極易極難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吾見其進未
見其止

有覺無念常覺常應即殊塗百慮但名正覺
亦名正念有息無睡時息時醒即鼻酣體縱
但名善息亦名善睡

欲念沸時賁育比銳欲事行時飴餳比甘及
其意倦樂過苦生全無足快唯知妄歸無而

自止自消一味淸眞淡而不厭
從前的知解一筆都勾從今後勤求一息莫
放生死任它生死甘休要我甘休
建牙授鉞千騎擁呼至尊榮矣緣散裸寢兀
然一身前者烏有舉手運足五官紛馳至便
利矣氣盡形化朽然一丘前者烏有不埶而
尊不形而神彼以一時此則萬古彼以一隅
此則八埏是何物耶汝知之乎知則眞覺不

知則大夢醉淚一生竟成何事

真玄還虛非煉軀殼真空妙有非墮荒漠真

儒盡性不離不著一以貫之三歸本覺忻厭

俱乖言思多錯當面蹉過何處摸索塗抹附

卷東之高閣紅日三竿醉醒睡足水綠山青

花開花落請問當人是苦是樂

身外名身後名名根斬斷天根見爲巳利爲

見利利心洗盡道心淸

由庚堂集卷之三十八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賭記

世宗肅皇帝從言官夏言請嘉靖九年分祀天地作圜丘方澤于南北郊隆慶二年內臣李芳奏乞復合祀天地時大宗伯錢唐高文端公坐堂皇正色諭諸司曰二郊　皇祖所定安敢輕議且豈中貴得言耶爲疏稱周禮

載圜丘方澤之制甚詳燎壇座次禮樂象舞之數各有別則知天地分祭在周已然矣我太祖初建圜丘于鍾山之陽冬至祀天建方澤於鍾山之陰夏至祀地後因齋居偶感陰雨始改合祀之禮　世宗特集廷議更定四郊一如洪武初年之制行之四十年神祇欣格芳何人敢一旦輕議　上曰郊壇分祀既係　皇祖所制　皇考議復仍遵行當是時

芳氣勢張甚文端折之遂沮詘凜然大臣風
節余時觀政禮部所親睹云
皇明列聖俱由東宮登大寶龍飛首出者惟
今上前　英廟耳余閱實錄　英廟長髮時
奉先殿有祭翰林院撰告文以進餘無它儀
心識之一旦御劉內閣　朕將長髮卿可傳
諭禮部擇日具儀來看余詣閣接劉閣老問
云何余曰昨歲　皇上加冠上公贊冠宗伯

掌禮百官稱賀嘉禮已成今第長髮祇內庭有祭耳安所具儀閣老目攝余　上有特諭何爲此言且奚據余曰禮官典禮唯國典是遵　英廟時已有定儀今敢二三耶論久之閣老改顏嘆曰執事言良是顧此劄乃中貴欲侈其事爲乞恩地覬賜玉賜金不貲昨特詣閣言須盛儀稱賀彼方耽耽子乃片言尼之乎余曰禮臣守禮耳不知其它閣老云然

則作何置對余曰引　英廟故事移翰林院
撰文而已遂白宗伯疏如余言中貴怏怏詣
閣責部臣違劉閣臣曰禮官言是有祖宗舊
典在何敢別議中貴云郎入必不允送票如
部議持不下閣臣進三揭乃允諸閣老謂余
曰以子執奏中貴失望大費余謂劑淼得省
妄費不至違　祖制亦幸矣中貴乘間徼恩
非制類如是

吏部驗封司故有功臣底簿太宰楊襄毅公所紀也世封諸家襲爵公移得旨諸歲月具在焉同年李本寧嘗爲余言宜録備採摭及余郎司封閲之信然惜未備也一日胡氏子龍者疏稱越國公胡大海後裔應襲東川侯吏科叅駁謂龍疏先後十數上矣果應襲不宜久閣不則覆寢耳柰何漫無可否耶時余初任詰之曰東川侯胡海子降襲越國公乃

胡大海也歿後追贈公非剖符者兩人安得
佹爲一姓胡乃爾此必有射利詒若者出余
素所錄功臣事蹟示之其人泣曰某居京師
家頗饒有某甲子言同姓稍夤緣可得勳爵
遂聽之自疏請營求費且不貲今四壁立矣
搶地大慟余爲覆寢因移文五府取功臣誥
券宗支作功臣封爵考世爵首載底簿公移
次宗支圖次傳除封若恩澤若佞幸並爲傳

附之卷端倣諸侯王年表敘代敘爵總爲八冊刻存驗封署中每五年仍續核增入焉夫今功臣開國不數家也餘皆靖難以後即奪門猶有存者彼其子孫蟬聯尚有不悉祖宗封所自起者何論它人余在比部時見陽武侯嫡庶爭襲下所司勘問久不決姑以誥券令家長薛某收候子應襲者亡何某遂上疏稱誥券在臣手臣當襲凡十數年乃定它多

類是益信是書宜有輯矣

王官錮老梁園不得外轉功令無之楊文貞

由審理歷左相猶國初事　世廟時楊文襄

題議得旨王官不外擢非祖制以後一體敘

遷昭如日星矣藩寮一缺補數人自楊襄毅

始也時欲疏通選法王官有因無缺起送改

補者銓部題以不肖官劣壓王府原示抑汰

若復送它補安所得事任自今聽其需次遂

踵行之亦未顯言錮也吏道雜而多端今藉
此爲通銓良法矣勢重自難反然審理以下
可如今例若長史綜攝宗藩事陞入擢出宜
一如僉事即親藩無多員故易通耳强宗得
彈壓可消意外名封一切弊竇宗伯移核可
不謬裨益宗藩匪細也夫三年大計疵者尚
得降調乃憑一二考詞即錮之終身視幽典
尤重且一歲六行過矣漸淸入仕之途變而

通之可也

久任守令良法也而竟莫能行何也人情怯難而便易畏勞而喜逸欲速而不可與持久大抵然已煩難與簡易之地日月倍蓰難者淹而易者速化即持三事爲劵人誰與我任路風波且莫問耳虧一簣而喪九仞人有戒心矣夫九州異宜非至難之地任何必久非高賢大良任何必久人人而久魚貫薪積勢

又不行惟酌天下繁劇難治者若江南之蘇松常江北之淮揚鳳浙之杭嘉紹諸郡選才望者寄之而王爵另爲籍始不輕畀得之爲華久而績著加銜旌異視他地之序遷者先一歲再久而績著內擢京卿視銓部臺省之序遷者軼一等令中外曉然知此數賢者不與諸臣齒安如山岳跂如麟皇人有不奮者乎省得一二人爲郎風一省天下總得若而

人焉即風天下其餘待以常調可也若邑令滋多行取歲及不必久亦不能久矣雖然予見其難焉任官在冢宰冢宰久而專乃能畢用人之權而無二三今冢宰席不能溫矣我躬不恤皇恤我後繼之者人各行意意各私人其詎能成美而終事乎嘻難言矣

閣臣必出翰林此詞臣自爲政耳若爰立簡自帝心夫安能尼之張文忠楊文襄諸公非

世廟所拔置乎相業亦何必減詞臣也近廷臣有與推而無特拜則仍詞臣爲政耳要惟練國政而克贊萬機又烏乎必詞臣必非詞臣也今制毎科選吉士教習爲館閣儲材是矣然以新進少年而掄拔于一日之鉛槧安在其爲妙選也倘以行取內外官擇其文治乘優者試而進之豈無文采足潤色皇猷者乎矧其徵之政事也　世廟時以擴充政務

爲名出翰林爲庶職此自有說卽如所稱與
其練之于未練孰若取之已練耶爲天下得
人者必不爲此拘拘矣
肅皇帝孝思罔極已追尊　興帝皇考矣又
祀之世廟已又入太廟當是時卽張文忠諸
公亦不能止也往余以禮官陪祀廟中見獻
帝居　武宗上竊未安焉請之內閣仍祀世
廟爲宜內閣謂議已是顧親則　今上大父

孝宗也一旦未易言耳九廟代祧若次及不容不議矣因志之

太廟四時享祀則 太祖南向 成祖以下東西向歲暮大祫則 祧廟出 德懿熙仁四祖與 太祖南向列聖東西向設衣冠焉然亦以時隆殺至 世廟帝后冠服加華矣

皇上拜褥足所履處用布即濯洗亦用布家法示儉此其一端云

太廟東近門處十六王設主于低席祔祭焉西則開靖功臣前御史徐文華言祖宗親盡且祧何有于諸王竟不報靖難功臣位次舊遜開國者自郭勛請進其祖武定侯英廷臣爭之勛言劉基配享時羣臣以文臣無間言臣祖英武臣故多議阻　世宗入其言特准英配享又令敘爵誠意伯遂居末行恐靖難諸公亦自不安耳議禮之朝必有折衷也

始封功臣歿公贈王侯贈公伯贈侯祖訓也
王文成巳進贈新建侯矣乃劉文成尚仍伯
爵大是欠典余每言之以贈太師且止然須
一議請耳
暹羅國稱雄海島諸國多貢獻焉海界有萬
里沙東蠻牛國者沙外野種也隆慶元年求
婚暹羅國王拒之峻東蠻牛大恚統沙外諸
國兵由萬里沙入圍暹羅凡三年而城破王

自經死虜其世子及中朝所賜印以歸次子攝國事世子屢書令請印報讐毋以我為念次子遣使隨通事揭元禮具金葉表文方物入貢因請印焉揭通事者江西豐城人也隨父居廣州幼時鬻于暹羅人性慧黠王聞而用為通事絕愛幸之因令與俱來余時在儀部詰以請印何為荅曰暹羅受貢數十國非

天朝印不得調兵耳 上受表物傳內閣給

印示柔遠與滅至意余自内閣印當予顧不知印文若何閣臣謂第鑄暹羅國王印予之可耳余謂國初受封未必即稱王且篆文尺寸有一弗合不取信諸國彼將復請刻印銷印於國體非宜且其國所存公移舊印固在宜檄廣東撫臣令取舊文至循而與之便内閣然予言𨒪來使京師令一使歸取印文至則都統制使印也當時若以王印予之必返

矣荒服島夷正朔所不及而尺組乃制其軍興命中國式靈遠哉揭通事道其國風俗甚悉大都是佛地代出一僧稱國師王視朝必在側有不庋卽糾正之國人向背王以國師爲蓍蔡云夷使將發揭通事自狀願居廣東夷使忿其背恩請得與俱還余詰之通事泣曰誠如夷使言顧中華人寧久居夷耶盖來時先以諸子及金寶諸物入舟夷使未之覺

耳今往必死余乃聽之通事又言暹羅大將多以聖鐵裹身致命處即干矢不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真定一見有之業以八十金市去蓋異物人不能識其國人識之夫所稱萬里沙內外島夷若恒河沙即暹羅已不知有東纔半矣世人據目力所至爲窮際不猶挑一葉觀娑婆而指浮漚當全體者哉

黔國公沐朝弼守雲南驕橫不檢虐其部民

滇人怨之撫按諸臣先後陳劾　朝廷每優
貰焉朝弼益恣縱淫刑多命又殺　上所賜
閹人罪狀日著始命緹騎逮至京師下兵部
會法司議辟以聞時余任雲南司郎中請于
大司寇石首王公曰朝弼勳臣也在八議列
又所犯多革前事據所劾奏不盡析即傳重
典必赦原獄詞非盛列惡狀萬里械世守重
臣駭觀聽即周内而不可貸又未稱優勳臣

體盍加慎焉王公曰然吾固念之余曰奉旨
首兵部聽彼議獄可爾王公言之大司馬譚
公公曰是不難群諸吏之習法家者具獄詞
顧未諳國體詞殊謬俚譚公乃謂王公是獄
非若輩能辦須比部成之王公屬余具草畢
列皋惡而入詔赦令可原坐故殺閣者依律
合死請　上裁不正言斬也草已具出示御
史大夫葛公公稱善顧曰夏閣臣言非一品

議貴耶而正云斬令何不然王公詰余余曰非然也凡應議人止稱合死取裁不敢正言者　祖宗所定名例律也　世廟怒夏公甚詰責王者法官震恐不敢用律而徇　上意令上以法付法官奈何舍　祖宗萬世法而佐人主一時喜怒耶王公輾爾然意未釋亟爲閣臣道之閣臣謂當時執法不堅迄今有遺議宜從律遂如余所議以聞得旨朝弼合

死念兩王功姑貸之其安置南京夫此一議狀耳尚不敢持倘雷霆震擊三尺能自主耶噫難言矣

漕艘過淮不早河水汎則多壞艘飄米米不及數則罪主者隆慶初逮官漕卒坐司農叅繫都官獄者五百餘人例徵本衛浙官軍月餉以償然人羈北獄誰爲徵者即部檄日追促若罔聞也以故死者相屬余視福建司篆

而憐之亟白司寇具疏請南發其略言此數百輩者遭洪河飄流失米非故侵漁也罪不至死而死于獄有傷 皇上好生大德且禁錮多年而米無升斗輸于國課何裨宜釋令回南就撫按諸臣勒期以月支輸補公私兩濟 上深然之於是諸官卒南發有日矣而大司農相難謂在令凡南發者須京兆府押遞今此數百人安能人人致之南且窶人不

殍于道卽亡去耳然且不可司寇舉以詰余
余曰業慮及此已爲策待之矣夫諸官卒皆
衛所漕艘中人也今運艘尚未回南卽以此
輩各歸本伍官收管令駕舟往可資口食且
不得逸於計便司寇稱善遂以五百人歸亡
何而餉亦完僉爲快焉先是溫州衛指揮花
卿昂藏七尺乃乆錮獄不得育子泣愬余以
一掛誤遂絕先人汗馬功且爲若敖氏鬼柰

何言已大慟比釋歸生有子矣各衛官亦多以功名顯云

錦衣衛校尉卽古金吾緹騎也隷堂司者稱駕下得緝盜賊奸究西司房鎭撫理詔獄每有盜自堂官註隻字捕卽捕詣理刑者鞫狀叅送法司擬罪諸被捕者備受慘毒輒誣伏卽至法司諸校尉目攝不敢吐一語第願速死而巳理刑千戶馮所者賊狠人也索大戶

伍俊輩十餘家財不得則以盜呈堂請捕得允卽煅內贓畀坐劫財當上刑余睹其人皆膏粱子安能爾心疑之甫訊人人飲泣唯請死盖緹騎在門畏不敢自也余益疑之則緩其獄廉得誣指狀乃檄攝諸校尉及兵馬司番役對鞫於是馮肵大恚白堂官謂刑部郎受金故縱賊反攝諸校尉校尉奉 勑緝盜詎刑部郎得攝耶時堂官爲餘姚孫公珏亦

恚詣左司寇畢公謂郎中年少輕縱賊擅擯
駕下人將疏聞畢公令余毋得與金吾競恐
不利于官余謝殺人媚金吾卽意外不敢避
言之大司寇王公奮起曰錦衣稱無天日今
果爾其先疏陳狀余曰疏必以聞第須堂鞫
果誣始可疏耳王公亟取諸人細鞫不謬卽
贓物出自捕者家沓役亦吐伏促余具疏而
孫公者聞而廉知馮千戶妄也詣余邸舍再

拜云千戶罔我幾殺多命法司業訊明任釋其罪惟無攝校尉全體面耳余亦肅容謝之諸人遂自然金吾校時時伺余以無間乃已後馮斯積皋坐重典云夫刑曹治獄稱難者以桼發由厰衛也又鞫訊悉自兵馬指揮得上下其手非盡心審讞鮮稱平者盖余居比部五六載日廩廩焉間有所平反多忤時而得免于齮齕幸也夫人各持成心誰哉知非

而謝過者乃孫公度粤人遠矣
熙祖祖陵在泗州基運山　德祖　懿祖就
熙祖望祭焉　仁祖英陵改稱皇陵在中都
翊聖山今鳳陽無城恐傷龍脉也撫臣王公
宗沐請城鳳陽余時在儀部詢於脉未必有
傷但切隣妥靈之地城成萬一內庭有纖故
追疑將若何乃寢其議及余往來鳳陽平衍
莽蕩豪雄崛產而無城守禦亦非完計徘徊

久之然恐後人以祖陵故竟未敢任斯役耳朱家巷在句容山川鬱盤真毓祥之區亦以久榛不敢請標建第識其處毋樵牧傷毀而已帝王天生不歟藉靈山川然宋時吳景鸞奉詔覓陵寢稱江之北河之南中有佳城宋不信用爲我　祖宗卜宅又天壽山蜿蜒百里　列聖攸居非乾坤効靈有是哉萬萬世無疆之祚匪偶爾也

郡國輸內府錢物入中官收者不問物美惡第索錢名鋪墊無之即精不受也常州布大戶王鼎等十餘人起運官布郭守文輔責令精擇不奇贏一錢諸大戶訴罰布直作鋪墊不聽入京戶部驗布精好倍于常運者承運庫內官恚無墊錢題坐侵欺送法司擬永戍余至署衆泣愬如前鞫驗果然余曰罪當貫汝顧貂璫勿受奈何汝能辦鋪墊之半當脫汝

衆欣從余言得四百金余令吏詣中官云此
輩已坐遣郎庚死獄中無埶金矣若聽余從
末減可得金之半中官亦欣從余乃入埶金
而移計部以布散軍士免入庫改永戍擬杖
釋之內璫非外廷比郭守急公而幾陷多人
故察隱微權時勢政不得膠柱耳
王祿者刑部江西司囚也會大決將戮之市
時余初授江西司主事當監視祿向余大呼

目司主爾能平反奈何令李英尚繫獄耶英非辜王堂以老病死耳初鞫不言英毆再駁兵馬指揮索英賄不得乃坐英傷堂致命手筆增入草固在牘中余同床二十年每見英頷天泣余亦涔涔下也亟宜生此囚余故不應復大呼曰余頃刻且死死固宜英何罪且余何所爲苦請英命要以活一人即死瞑耳余移席他向若不聞者然側耳聽之祿呼益

厲至死不絕余歸取牘閱之一如祿言遂白
司寇毛端簡公公異之令覆鞫信然即釋英
英出獄余問王祿與若同禁否其人何似英
忿言祿兇狠小人嘗奪予食毆予受侮至不
可堪胡問若也余語之故英乃大慟余命左
右引英西市向祿被刑處祭而呼祿名謂吾
以若得生矣英叩頭如余言哭之而市中詫
焉夫祿一死囚耳臨死乃能爲人白寃狀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殆謂是耶李英繫獄三十年矣累訊讞無釋者獄情微曖可不盡心乎哉

江右解官王鴻巨猾也侵內府料銀數千金法司擬汞戍繫都官獄追還官輒攀誣富室以償又私索其金寄遺妻子以圖圖爲壟斷焉劉龍者故內官家人也富而椎鴻稱官銀寄其家分費龍苦刑鞫誣服罄貲入官猶未

得釋也余視刑部福建司事睹龍慘憤異之廉得狀遂釋龍蓋家已空而累斃者二矣予宦跡所至見奸宄借追贓爲奇貨告親識受寄及指產索詐者踵接也上人不察株連繩批轉相援逼爲吏作漁獵墮奸宄術中者寧王鴻一人哉訪問軍徒贓滿即可坐何必多贓贓少可速遣配省紛釋累亦清刑之一事也

國初宗人令掌宗人府事以親王爲之凡宗
人生三日藩王報聞下宗人府籍之五年請
名儀部移核有奏報乃予題無則寢不予後
因親王分封以駙馬都尉攝府事幕官司籍
吏得上下手萬曆甲戌余入儀制閱宗人府
公移有先查無奏報而今稱有者有昔稱有
而今報無者大都與儀部胥通爲姦利索宗
人金不貲貧宗切齒而莫詰何余草疏請大

宗伯題置欽依宗藩格眼冊每藩自爲籍每
宗人列五格一塡始生奏報二請名三請封
四請婚五卒禮科抄王疏出宗人府者必過
儀部據奏報塡入冊名封婚卒亦如之一覽
瞭然主事一人掌其籍宗人府不得如前索
金諸宗快焉許駙馬從誠爲幕吏所給稱攺
祖制奏報隸宗人府儀部安得廢制立籍欲
疏爭詣閣臣道其事閣臣曰禮部置籍甚善

且抄仍下宗人府彼第籍記之何謂廢制殆不可爭乃止迨余歷周魯諸藩宗人僉謝此舉稱宗人不勘覈恐後不能守耳夫以天潢支牒而苦索于胥徒安得不釐正倘久而循行蠹其少淸乎

宗人典例至飭惟王疏由鴻臚寺入御前而諸王歲祿千萬每歲冊封止一行如親王萬石費其半得早題入已厚矣各宗聽于齋奏

者持空疏來各爲奏至再至三覆請先後無序故抄愈煩而事愈壅余條奏每季合一府請名爲一疏請婚請封如之凡部覆以奏爲序冬至則春覆先後必不參差仍爲三款合例者即題不合者覆未明者行查請一位則荅一位名位必不遺漏每王府爲一籍刻定時日疏抄至則填入仍書行止于牌示賫奏者漏則稟究左右覆題畢移文王府通知行

之文人視牌如著蔡宗人視覆期如金石吏胥無所上下手覺簡要而多暇矣

宗人惟諸王尊而弊最叢集蓋冊牒浩汗耳目不能遍則竄而滋蠹余按諸王宗支作同姓諸王表親郡王之世裔具在焉每報生子則刻其上凡襲世子長子即備載得請年月印其一於公移之末令知之諸冊時置案頭不必閱玉牒而已瞭然在目矣今春卿首所

稱同姓諸王表者即此蓋宗政一要領云

山東昌樂王府繳封入所頒冊印于禮部轉繳印綬監差官苦索勒余收冊印即發批令去內監恚甚謂所繳冊印俱銅造非原給者禮部輕收將具疏叅請時少宗伯汪遠峰公署部事有愠色歸咎儀司余曰此自司中事不敢累堂上然無慮也色稍解余稔知鑄印止白金十之六題以銅和之取其堅也惟冊

乃銀作局造發給副使冊封局多襍以銅故磨得紅色歷朝繳內庫所貯者皆然亟令吏詣局言狀將參局官請以故冊對磨如色同即內局侵公金耳安所逃皋局官聞而大懼以得其情實也第云寬時日當自彌縫乃集故常掌局者醵萬金于司禮爲解司禮持之復倍加賄始覆請　上前謂局中相沿攙和弊已久一旦難盡法宽姑追賠銀三萬金事

遂已局官謝余汪公色乃懌謂余何善制中貴也內臣講張難與言第得其機窾當自折耳

宗人年十五請封例也頃各藩須有奏格令遵行後乃爲利竇焉宗人多不知書任爲奏奏時已故違格致駁查查一歲則遲一歲又之日月寖積遂已踰期即奏不予題余至署閱此類甚衆爲疏言宗人應封王爵耳目難

盡誑今諸王疏以奏格誤行查耳乃日久徘徊屢奏屢閣夫請封是耶宜題不則寢耳毋令貧者受抑且爲奸利通將駁查諸王行巡按御史覈奏如無它即予題御史奏言各王當封貧不能載請耳予集吏胥詰之封與否以例耶貧耶衆無以對乃盡予之封是歲視往日有加焉貧宗望出意外相與尸祝余而不知已之格于實也因題奏格有違錯坐長

史司承行者不罪諸宗據部冊題請遂爲例
宗人得免毆寢于格亦幸矣
宗藩分茅寓內情勢亦自不同國初沿邊開
藩自遼至肅類建維城今所存者大同代府
寧夏慶府平涼韓府甘肅肅府地遠土荒幾
同餞戾代屢生釁慶亦遭兵燹之繁促過于
肅矣中原秦爲廡長體貌素隆未嫻詩禮周
多龍種英英秀傑而絲衍獨邁諸藩維持不

易焉若蜀府無多宗素稱饒富益府無多勝號樂善矣情殊勢異因地制宜在外撫處惟人居中宗伯衡劑加之意而善爲調可也今宗藩之所苦者祿也非爵也前朝王侯得食邑輸賦鑄山煑海國家監之衣食縣官不得有爲于其國故無尾大之患然樂安江右亦嘗濺謀勢久族滋變異迭出固其所也論者以無祿宗人宜弛禁出仕或齊編民周藩

近有行焉青衿旣廩一同博士弟子矣顧通于無祿祗免株守而莫揉本支則尤宜變通爾藩祿今從折鈔寢示抑裁若輔奉爵號類空告身非朝廷所乞可無靳也苛之則貧宗無告寬之則與例漸渝要在清其弊端示以公制儀部日費精神縣官不致中格內外相維仁義並用斯敦睦爲公之道已

今之撫按者握激揚之權實有師帥之責顧

采聽耳目未必盡真其所督過已入白簡受
者尚未知也無論罣誤即欲改過自新何繇
焉余撫大東爲備簡以所聞者付監司郡守
數焉少年一旦釋鉛槧意氣加人刑或重而
識未堅定未免踰檢形跡自點彼方詡詡不
虞上人知也上人亟密語之故未有不矍然
懷悟者即以此報稱改圖便當舍其往矣如
係風聞或出中傷既核之析即報云有且以

所謬告遂識而自爲彼且坦然含沙無自至矣予往在北部見人語不可事尚有爲之自者後乃犂然樂聽而喜談漸不如昔故令之察吏眈眈令人不爲不善也甚詳而愛惜人才昭雪湔𢷬令人之敢爲善也常未懇到蓋不敢舍已而爲人自耳夫不能舍已則有我有我何以利人大要於已取之而已

朝廷講求利端時令臣工條理財之策卒未

有出桑孔之上者箕及舟車已入銖錙而空置如故日廣開納吏道雜而多端民益窘于剥削無如何則竊嘆已耳理財不能出大學生衆用寡爲疾用舒乃若迂遠難行何也古者上儉下效今上下浮費風日以靡源不開而流不節雖一二撙喬無救也世態江河殆不可反非明君恭儉百執事承風閭閻調節難矣即以金論金耗於銷餘器尚在民間今

書金字何限表籙銷製何限一貫不可復返動稱乏金有由矣生財大道遠於事情一時末易舉末流支吾壓月前而忘本實所謂末之何若今之謂耶

屯政治田足兵足食良計然日墜而不可舉即專官稽覈設法鏤搜指斷一時而衆議紛起了無實際何也天下事必利歸于下而上薄取之下受其利各視為已業黽勉圖之乃

可大而又九邊先年納粟中引鹽課少而鹽利多人卽以身力作邊地無不開闢寧待上催督而趨後以少舒加引增價鬻之內商支鹽無盡一權要先而積本後內外無利邊民不任力而地荒矣本處軍民巳業尚艱于力何能爲此故粟日困而鹽日壅雖日招徠無益也江北開畝劑東治田專使責成旋亦告罷盖使者計效旦夕以本營利急于白圭旁

觀者有忌心受事者無壹志效未收目前而人巳議其後安能有成又隨地制宜不可著意見濟寧諸處令人開水田賞甚厚而民爲厲余撫東巳之民大快焉盖水田勞而燥地逸東民食麥而督之種稻收少而必易于它處民勞費何堪即厚勸非所甘也欲求實利在撫臣乂于其職率作興事道郡有司實心爲之隨地隨時得寸則寸稍有濟爾